

折柳寄哀思

◎ 赵妹芳

时光之河奔流不息。今年，父亲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。回首往事，大多已模糊不清，或被淹没，或被遗忘，但唯有父爱记忆犹新。我常常想起父亲，想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，想起与他度过的温馨时刻……

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。父亲性格内向，但脑子灵活，爱学习、爱钻研。听老人说，父亲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但因为家里穷，裹着小脚的奶奶步行50余公里，到学校“逼”他退了学。父亲生前从未提及自己被迫辍学的事，这或许是他深埋心底的伤痛。

父亲喜欢读书，白天要干活，他就在晚上看书。夜深人静时，父亲捧书在手，与一盏发出微弱光亮的小油灯相伴，有时甚至拥书入眠。

由于爱学习、爱钻研，父亲学会了许多技能，盖房搭屋、编笆编筐，以及操作、维修农机具等，是村里公认的“能人”。所以，村里有人盖房搭屋时，都要请父亲去帮忙，父亲能帮则帮，很少拒绝。

父亲最擅长的是织网捕鱼。记得幼时，家里有撒网、沾网、扒网、抬网等，这些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，是他的宝贝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我十几岁就学会了织渔网，后来又学会了撒网捕鱼。跟随父亲捕鱼、拾鱼，以及在家吃鱼，是我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那时，在假期或周末，父亲常常带我捕鱼，我们经常去村南的马颊河。我们村有前后两条街，中间有一条排水沟，每年夏天下了大雨，前后街的雨水便流入排水沟，从北向南，穿过村南大堤的涵洞，然后汇入马颊河。这条排水沟的入河处，就是我和父亲时常捕鱼的地方。

常捕鱼的人都知道，鱼群有顶水游动的习性。每次下完雨，父亲便喊上我，两步并作一步地赶往马颊河岸。在排水沟入河口，有两块因泥沙沉淀而形成的绿洲，上面长满了水草。随着村内雨水以及沿途雨水流入河中，河中的鱼逆流而上，聚集在绿洲周围，激起白色的水花，有时在河岸上就能看到水中的鱼群。

这是父亲最激动的时刻。父亲麻利地换上水裤、雨靴，提着网、蹚着水走到绿洲上。父亲手起网落，不时抖动绳子，再缓慢匀速地把网提出水面，我就会看到很多白花花鲢鱼在网里跳动，发出亮闪闪的银光。

父亲提着网回到岸上，我们把鱼一个个从网里拾出来，放到水桶里。之后，父亲再回到绿洲，或换个地方，继续撒网、收网……有时只需两三网，父亲就能捕获十几斤白鲢鱼。我们父子俩满载而归，好像凯旋的将士。当天的饭桌上，必然少不了母亲做的美味煎鱼。

父爱如山，山不言高自巍峨。父爱犹如一盏灯，这盏灯一直陪伴、温暖着我，照亮我的人生之路。

山不言高自巍峨

◎ 吕守贤

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又是一年清明至，清风折柳寄哀思。我们兄妹手捧鲜花，来到母亲坟前祭奠。两年了，母亲好像从未离开我们，一幕幕温暖的画面至今镌刻在我的脑海中，不能忘却。

我5岁那年，我们还住着土坯房，吃着地瓜干、窝窝头。那时，只有逢年过节，我们才能吃到白面馒头。晚上照明用蜡烛或者煤油灯，就是在这样的微光下，母亲纺花织布，做针线活。

那一年，母亲带着我，第一次坐上公共汽车，去了胶东的姨妈家。姨父是空军，他们住在一栋二层小楼上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亮堂的楼房。晚上，房间内灯火通明，房顶上的电灯像太阳一样明亮，表哥们在一楼的“石灰滑梯”上欢快地玩耍。窗外，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过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，我闻声望去，兴奋极了。当时，在我们村，能见到的只有自行车。

姨妈家的厨房内，松软白嫩的大米饭清香扑鼻。我这才知道，我们用来煮汤的大米还可以做成白米饭。是母亲带我见识到如此美妙的生活，这一幅幅画面牢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成长路上不断追求的光亮。

6岁那年，我该上小学了。虽说是个女孩，我却像男孩一样，爬树、翻墙、上房顶……俨然是个疯孩子。我不愿意因为上学失去“自由”，从没动手打过我的母亲，高高地举起了扫帚：“不去上学，像我一样不识字吗？算个数也不

会！”面对即将到来的“暴力”击打，我撒腿就跑，躲到前院大娘的身后。母亲不依不饶，紧追不舍。在母亲的“威逼”下，我走进了村里简陋的小学，开始了学习生涯，也走向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。

我7岁那年，家里来了一位亲戚，母亲让我去后院婶子家借一碗白面，烙饼招待亲戚，等到家里有白面时再归还。母亲还白面时总是把碗装得满满的，比借来时的量还要多。遇到老弱病残进门乞讨，母亲就分给他们一些干粮，没有干粮就给他们一角钱，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。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学会了回馈和感恩，懂得了助人为乐。

家中农活多，周末，母亲总是督促我们下地干活。抢收麦子、拔玉米苗、喷洒农药……体验到农民的辛劳后，我便在心中定下了跳出“农门”的目标。我们刻苦学习，如母亲所愿，个个跳出了“农门”。

如今，我们在各自的领域，尽职尽责，善良宽厚，上孝长辈，下教子女，传承着母亲的精神。

失去就意味着永远的伤痛，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现实。我们无法阻止所爱之人的离去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他们离去的现实，并继续用心生活。

心中的思念铺展开来，延展出一条“繁花似锦”的路，春之嫣然，夏之微风，秋之硕果，冬之暖阳，有温和坚定的步伐，有我们幸福的模样和母亲灿烂的笑容。

思母泪纷纷

◎ 袁宝霞

又是一年芳草绿。清明节到了，想起去世的母亲，我不禁泪如雨下，母亲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脑海，仿佛就在身边。

母亲叫李桂英，1933年出生在大连。当年，姥爷从事海上管理工作，家境殷实。母亲有两个哥哥，她长得浓眉大眼，身材高挑，被姥爷姥姥视为掌上明珠。母亲18岁那年，父亲用一顶花轿把母亲迎娶进门，之后，母亲的快乐生活所剩无几。

在我小时候，家里生活不算富裕，但母亲勤俭持家，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日子还能过得去。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姊妹三人拉扯大，对我们的爱如雨露之甘甜，如大地之厚重。

记得那时，“的确良”布料非常受欢迎，夏天穿上很凉快。母亲省吃俭用，给大姐买了一块粉红色的“的确良”布料做上衣，再用剩下的碎布料给我做一件背心。一天，天气炎热，一丝风也没有，母亲在院子的过道铺一块凉席，坐在上面一块块地拼接布头。那天，树上的蝉“知了知了”地叫着，母亲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。多年后，母亲为我做背心的画面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最温暖的回忆。

多希望日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下去，但天有不测风云。前年4月4日，清明节这天，母亲突发疾病，右腿突然失去了知觉，我连忙把母亲送到医院。医生诊断母亲腿部动脉血管堵塞，需要立即做手术，否则可能会截肢。4月6日，我们把母亲推到手术室，三个多小

时的手术，对一位88岁的老人来说，是一个极大的考验，我和姐姐们强忍着泪水，祈祷母亲平安。坚强的母亲以超出常人的毅力配合医生做完了这次手术。

我们本以为母亲已度过了危险期，可天不遂人愿。4月7日，医生找我谈话，说母亲腿部的血栓已取出来，但是脚部的血栓因为血管太细，取不出来，需要截肢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再做手术，母亲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伤口有可能愈合不好，手术风险也更大。母亲病情发展快，医生让我们早做决定。上次母亲闯过了一关，已是凶险万分，这次还会像上次手术那样安然无恙吗？我们姊妹三人实在做不了这个决定。

医生和护士看我们为难，建议让我们听听老人的意见。热心的张护士委婉地与母亲谈了她的身体状况，母亲听后思忖了片刻，对我们说：“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折腾不起了，还是不做手术了。你们都是孝顺的孩子，就听我的吧。”

儿时，妈妈是我们无助时频繁的呼唤；中年时期，妈妈是我们疲惫时无言的温暖；此时，妈妈依然是我们最大的依靠。我们不知该如何选择，只有尊重母亲的意愿。

当年10月21日，这是一个让我肝肠寸断的日子，母亲与病痛抗争半年后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母爱永恒，是一部永远也写不完的书。我把这份难忘的亲情珍藏在心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又到清明，我与母亲阴阳两隔。远在天堂的母亲，您还好吗？